1985

梓潼文史資料选辑 4

8月出版

目　　录

人物传略

记薛崇名在成都学医及行道概况……四川省中医研究所　杨莹洁（1）
智光法师传略……仇世增　仇子泽　供稿（3）
陈金镛先生行述概略……陈季武　供稿（5）
勤恳教学的任靖华老师……张明荣　刘长荣（8）

史林趣话

八十二岁恩科状元　一碗臭肉鸣呼哀哉……周成文（11）

政治史话

“国立六中一分校”地下党组织在梓潼地区的进步活动……编辑部（12）
解放前党领导的《初音月刊》……刘长荣整理（17）
民国时期的历任梓潼县长简述……周嘉玺整理（20）
蓝大顺义军攻梓潼始末……仇子泽　仇世增（24）
解放前国民党梓潼县党部成立简介……刘长荣整理（28）
民国时期梓潼城内遭受之兵灾……王伯宰（2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济史话

梓潼南桥……周嘉玺（30）
解放前的梓潼县银行……马道容　吕宗扬（32）
1926年前的梓潼“当铺”……吕宗扬　仇益谦（34）
1933——1936年的梓潼银元市……袁文相（35）
早期新药店之一——特福尔药房……苏厚泽　马春林（36）

文化古迹

古栈道上的“送险亭”……仇世增　仇子泽　柳世贵（37）
海灯法师诗三首……（41）
赠海灯法师……谢汉杰（42）
闻泉（神泉）考……刘长荣　仇世昌（43）
上亭铺（又名朗当驿）考……刘长荣整理（44）

中医理论探讨

对《灵枢》、《素问》命名及其“卷”、“篇”定数含义的探讨……梓潼县中医院　王志谦（45）
附：更正……编辑部（42）

记薛崇名在成都学医及行道概略

四川省中医研究所　杨莹洁

薛崇名于１９２６年由梓潼县来成都从沈绍九老师学医。由于同师学习，业务上相互切磋，所以经常会面。此后我们在成都行医时，亦因研讨有关学术问题，会晤亦多。因此，关于崇名学医情况、学术见解及临床病案尚能记其概略。惟事隔多年，错漏在所难免，希阅者补充指正。至于他的人品道德，嘉言懿行，蓉城耆旧，知之甚悉，不拟再赘。

一、学医概况：

吾师教学生，主张先攻理论，打好基础，再学习临床应用。采取熟读与理解的原则循序进行。由于年老多病，兼之诊务繁忙，不可能经常亲身教诲，乃指定同学唐伯渊和我们共同学习的同时，并负督促之责。自１９２９年起，每晨六时半在中山公园（现文化宫）乐观茶社背诵医学经典条文或章节，此后又增加背诵瘟病著作，并在每周抽一个晚上讨论学习心得。这样持续到１９３８年，日本侵华，成都发生空袭，始无法进行。参加学习的同学，除崇名、伯渊及笔者而外，还有李念初、雷文先、龚达泉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益。尤其是崇名敏而好学，勤于思考，对医学文献的微言奥义，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因此讨论学术，他的见解对我们常有启发。

二、学术观点：

他认为吾师指定学习《内经》应看张隐庵集注。张氏学识渊博，征引宏富，注释详慎，但非临床家，应取其切于实用者。同时《内经》卷帙繁多，文辞古奥，初学确有困难。如果不以针灸为专业，应重点学习《素问》。张景岳《内经》经过整理分类，学习起来比较容易接受。对《伤寒论》的注家，除遵照师嘱学习尤在经《伤寒贯珠集》而外，认为成无己注释，理明辞达，无主观臆断，正如严器之序言称："成公家世儒医，性识明敏、记问该博，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析症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只要细心体会，获益非浅。他对金元四家的看法是："各有专精，学者要根据病人之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由于他学习不墨守陈规，人云亦云，而是善于运用思考，掌握关键，所以进步较快。例如有一次，许多同学在吾师身边，吾师突然问道："你们学了这么久，对我治病是怎样的看法？"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回答，崇名离座说："老师治病，主要是按照疾病的虚实寒热，掌握病情的轻重缓急进行治疗，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枝节问题上。"吾师首肯者再。这段话我与"记成都名医沈绍九"稿，已

载入内。（见《四川省文史资料，二十三集》）说明他学习时通过分析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见解。同时他又认为吾师晚年享有盛名，就诊者所谓“达官贵人”及富裕商人居多，此辈纵情声色，身体亏耗，故喜用温补。我们接触的病人，多系城市平民，为衣食而奔走，常因饮食不节和触冒寒暑致病，治疗大法是清疏表邪，通其积滞。所以他治病既能使用温补，又以善用寒凉攻伐著称。此外他对理论文字亦颇有见地，如讨论“卫气营血”，他从体用上来解释。认为“血是实质（体），营是功能（用）；气是实质（体），卫是功能（用）”。关于血体营用可以理解，而以气为体，卫为用则难于接受，因此当时曾发生争论。近来学术研讨，指出气含有物质基础，证明崇名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临床病案：

例一、崇名之子德辉，一岁时患呕吐腹泻，伴发高烧，体温39°C—40°C，呕吐频仍，乳食难进，日泻稀黄夹少量粘涎粪便十余次。面色黯滞。眼目凹陷，气喘唇赤，嗜睡沉迷，手足厥冷，抽风日发五次。舌质胖大，舌苔淡黄滑润，指纹青紫，在气关以外，脉象数疾。病已三日，由于进乳即吐，当时又缺乏输液条件，已呈现衰竭象征。情况危急。某医者看后，认为温热侵入营分，热深厥深，腹泻为热结旁流，嘱用紫雪丹。崇名反复推敲，最后确定此病为内真寒而外现假热采用逐寒荡惊汤以温中祛寒，俟吐泻止后，再考虑补其损耗。处方：炮姜、丁香、肉桂各一钱半、胡椒一钱、灶心土二两煮水澄清煎药，另用洋参须一钱半另煎兑入，少量频灌。服后体温下降，厥冷转温，吐泻减少，抽风停止。连服二剂，吐泻全止，可进乳食，其它症状基本消失，惟形体衰弱，改用加味理中地黄汤调理而愈。

按：吐泻伴发烧，既有属于虚寒，也有属于实热，辨识颇难。如果是实热所致，则舌质必不胖大，舌苔必不滑润。高烧与厥冷同时出现，乃正邪相争，趁厥少热多，正气尚未挫败之际，用温热方药以治寒痰阻滞，再培补元气，是合乎治疗原则的。崇名在病情疑似之间，不为表面现象所惑，与平时勤奋学习，深刻体会分不开的。

例二、王某、女、11岁，发烧一周多，体温上午38°C左右，午后39°C以上，汗多而热不退，胸脘不适，精神萎颓，舌苔淡黄而滑，口不喝，间发干呕，胸腹满布白痦，大便稀溏，小便短少淡黄，两脉濡数。曾用银翘、桑菊以解表；平胃，楂曲以行滞；香薷、石膏、黄连以祛暑清热，均无效果。崇名往诊，经过详细观察，认为是病属湿温，当用苦辛寒法以祛湿清热，以“黄芩滑石汤”与“薏苡竹叶散”加减治之。处方：黄芩四钱、滑石四钱，苡仁五钱、淡竹叶三钱、白蔻一钱半、法夏三钱、猪苓三钱、通草一钱、连翘三钱、茯苓皮四钱、藿香三钱，服后即有好转，连服三剂，发烧降低，白痦渐褪，此后调治十余日，均按原方增损获愈。

按：此病发生于农历七月，湿温症候比较典型，采用的治法和方药亦平正稳妥。由于湿热郁滞，缠绵难解，所以见效以后，仍以原方加减持续使用十余日方愈。说明崇名治病，胸有定见，辨症明确以后，不轻易变更方药，故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智光法师传略

仇世增　仇子泽供稿

智光法师，俗名仇立成，号碧松。生于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庚寅年）二月初八日，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圆寂，享年九十岁，系我县潼江乡青岭村人，父亲仇吉林，母亲周氏（法师出家前曾娶妻亦姓周，育女儿四人），兄弟二人，弟仇立全现健在。

法师幼年时，初就读于本村邻近杨家拐私塾，启蒙老师廪生龚克勤，稍长从拔贡郝墨华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几年后崭露头角，受到师生赞扬，为了进一步深造，又从曾任仪陇视学廪生仇崇儒学习古今文学、书法、国画、雕塑、中医。二十岁时参加县学考试，获长案秀才，参加成都乡试后落第。但在省垣人才荟萃之地，法师并不泱心丧气，相反寻师访友砥励学业，先后向文化名流刘豫波、方鹤斋、姚石倩、武星垣学习文学、经义、经史。向德阳名画家王竹三习山水画，向伍瘦梅学画梅花，同县人薛崇明在成都名医沈绍九习医术，颇有成就。法师目睹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军阀割据，列强侵略，民不聊生，愤而回县，无意仕进，潜化佛学研究，求得解脱。参加青龙寺自新斋（民间佛学组织）习观像，研习经典，民国九年法师外出游历名山大川，于峨嵋金顶得迁上海阁北区居士林创立之华严学院慈航法师接谈之下，甚为投契，慈航劝其辞家皈依空门，因之于金顶卧云庵剃度，参拜慈航为师，赐法名“性空”号“智光”，授佛经数卷，要其研习，并令朝觐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峨嵋、九华、五台山。法师于诸山名刹，虚心向高僧名流、学者学习经典、文学、书画，医术等。时南京名居士杨仁山创办金陵祇园精舍，为了发扬光大佛法，选送青年僧侣十一人，居士一人赴印度进修佛学，参加有印光法师——普陀山，太虚法师——重庆缙云寺，后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汝岩法师——少林，本生法师、红伞法师等人。法师因有一定声誉，又经慈航法师推荐亦参加。法师在印度三年，不辞辛劳，废寝

四、追忆和体会：

崇名读书善于领会，已如前述，有时同学们看法发生分歧，经他剖析解释，往往有茅塞顿开之感。因此同学李念初戏称之为“薛聪明”，所以有关业务问题，多乐于和他商讨。虽然他在成都行医的时间不长，由于疗效颇著，曾经治好一些疑难重病，求诊者日益增多。不幸于１９４３年突患下肢瘫痪，卧床不起，犹有许多病人来病榻就诊，延至１９４８年5月逝世，终年４８岁，是十分可惜的。崇名未病前，正是年富力强，经常深入学习理论，结合临床验证，以期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有较大的收获，当时并无著述的打算，所以逝世后无遗著留传。如果天假之年，学识不断提高，能够作出卓越的成就，是有信心和可能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忘食，探讨佛学精义，进步很大，在学成结业的讲经、辩论法会上，名列前茅，获奖翡翠玉园雕观音像一尊，梵文贝叶经一部，回国时应缅甸僧众邀请赴缅讲经宏法，瞻仰大金塔，同著名寺院高僧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阐扬佛法，弟子众多，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应云岩法师礼聘，作重庆狮子山华严寺方丈，后又接受新都宝光寺贯一法师衣钵，担任方丈。在这段时间内，从事著述、翻译，写有《基本静业指南》一部。译梵文《弥陀经》、《普门品》、《华严经》、《金刚经》等。又主持修建宝光寺等藏经楼，创办华严学院。后经我省僧、尼、居士，各界人士推荐，荣任成都昭觉寺方丈，法师于研习经典之暇时，赋诗作画，和省垣名流唱和，我国名画家齐白石老先生，游昭觉寺时，见题款为“宝宁”的几幅字画，询问为法师所作，评其技艺精湛，日本佛教界亦慕名折服。省内外索取字画者甚多，当时回川，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黄正贵，部分川大教授盛德慈，张秀熟、绵阳南山师范校长郝纶，及各界知名人士皆皈依为弟子同刘成荣于成都南门金刚寺创办《佛学丛刊》，在很多剃度弟子中，以海慈（俗名邱园）江油重华人，川大文学院毕业，年三十余卒。海灯（俗名范荣生）江油重华镇人，四川警监专门学校毕业，皈依智光法师后，又参拜少林寺方丈，国内外知名。觉成（省佛教协会付会长）、海珊（省佛教协会委员）、海慧（现解放军兰州医学院院长）、海儒等人。皆与法师不无关也，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法师辞昭觉寺方丈，退居绵阳塘汛乡新建普胜寺，当地僧、尼、居士向其学习佛学，每次讲经，听众达千人，又兼任安县花荄乡圣果寺住持，经常应邀外出讲经宏法。先后在各地创办佛学社达二十一处。解放初接任圣清法师在成都大慈寺任方丈和李莲溪（安县土桥恶坝）、唐靖一（梓潼伪三青团干事长）牵连入狱一年，后问题弄清释放。被邀请为县各界人士学习成员，任县文物保管员。从一九六一年第四届起被选为梓潼县人民代表。常住大庙，后因病赴蓉。教育厅长张秀熟，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曾留其住成都就医，法师婉言谢绝。回梓后，仍研习佛学，给当地人民群众治病。书写宣传资料，参加各种会议，业余写字画画。其它闲时仿照印度民间狮舞，亲自主持制作狮子、笑和尚头，进行排练。春节演出庆贺，县内外慕名法师指导的青岭大队狮灯。专人奉请外出表演，至今盛名不衰。法师曾在七曲山望水亭内亲自塑造张亚子披发仗剑，凝视滚滚潼江洪水打许州立像一躯，神彩、风度皆佳，游人莫不赞美。法师不幸于公元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圆寂。遗体瘗于七曲山。

法师现存遗墨：

1、新都宝光寺观堂墨虎一幅。

2、普胜寺山水花鸟画四幅。

3、县南三洞磨地方书“定阳桥”。

4、青龙乡青龙桥上书“团结桥”三字及毛主席语录多幅。书“南靖乡”三字。

5、城郊公社医院题额。

6、射洪县涪江边石崖上书“魁”字，字大丈余。

7、大庙风洞楼上篆书楹联一付。

8、原县文管所干部白远钦存水墨画一幅。

9、九院技校尉光义同志存有法师所书“改关”一条幅。

陈金镛先生行述概略

陈季武　供稿

陈金镛先生字心斋，生于前清光绪元年乙亥，八岁丧父，赖母杜氏教养成人。家境清寒，母以纺绩为生，先生谨遵庭训，发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由秀才而至孝廉方正。

戊戌变法，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选派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东渡日本留学以作师资之储备，先生应选合格，官费送入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院研读教育，当时与先生同学者，有南充张澜、宜宾黄镕青、南溪郭燮青、金堂彭世勋，绵阳张梦莲、阆中赵香畹，荣昌陈惺吾等诸老前辈。

毕业回国后，正是时局动荡，旧民主革命浪潮高涨之时，先生与张澜等老前辈在日本留学时，均已参加同盟会。回川后关心国事，积极宣扬革命思想，颇为有识之士所赞美。

适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先生奉派至龙安（即今之平武县）首创第一所龙安高等小学，先生任校长，提倡新学，开设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科。旧读之四书五经，则束之高阁矣。现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张秀熟老先生，即该校之第一班学生。

先生旋又奉令回梓潼创办第一所县立高小学校任校长，以在日本所学之东洋新文化传播人。斯时清政府令各县成立劝学所一所，设置视学一员，官阶正七品与县令同级别，先生首膺其职，因而全县乡校亦先后俱兴矣，在职三载，成绩优异，上级奖给五品官衔。不久，先生又被选为县议会议长，主张革新，持论公正。时社会阻力很大，先生不畏一切，努力奋斗，终于创开局面，赢得进展。解放前县中人士，如刘伯毕、何义如、马仿尧、吕匡衡、谢润田、陈定宇、吴滋生、仇书年、王进初、蒲辅周、薛义安等诸先生皆出其门。至于史向荣老先生所办之通儒小学（原南华宫，现城关二小）和薛中知老先生所办之正本小学（原三圣宫，现商业局）在时间上，均属后期之兴起者，人称先生系领导梓潼教育由旧改新之开山，洵非过誉。

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应川西道道尹黄镕青（与先生在日本同学）老前辈之邀，入西藏开发实业，任德荣、义敦两县知事（县长），在任期间，宣传革命新思想，重教育、采标本、勘查地下宝藏；消除汉藏之间隔阂，颇著勋劳，荣获五等文虎勋章及四等嘉禾勋章。母丁忧回籍，服满向地方倡议，开办教养工厂一座，并将家中西洋纺织细布铁机一部捐赠该厂（该机系先生留学日本，回国时购进），又传以使用技术，使土法纺织有所比较借鉴，得以改进提高，可谓用心良苦。同时先生又支持成立梓潼县蚕桑局，促进本县蚕桑副业发展，姑无论该厂、局以后成就如何，而先生倡导精神实堪表彰。

约在一九二四年，先生应省立龙绵师范学校（设江油县属之中坝，现江油县城）之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兼任江油初中国文教员（校址现江油之武都镇），距中坝约三十

多华里，为满足学生要求，两校兼顾，每周各住三日，为教育而奔驰，坚持数年之久，怡然自得，不以为劳。

日后回梓潼与薛礼堂老先生合作，又开办梓潼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各一所，并将南门线子市街福建会馆（现南门粮站仓库）作为女中校址，因先生祖籍福建，有权利向会馆建议襄成此事，当仁不让，公益第一。

一九三五年，川政统一，招考县政人员，先生应取，受训期满，名列县长班，因无特殊人事关系，自己又耻于攀缘，竟未得到实受县长，而委任为四川省政府视察员，适值隆昌隆桥一带惨遭天灾，冰雹大者如砖，小者如卵，人畜伤亡严重，房屋竹木俱受摧残，先生奉命前往查灾放赈，目睹惨况，不禁心酸内坠，伤感之余，曾作《雹灾行》以纪其实，兹录前后两段于后：

一、邑乘试览百年余，嘉咸二代两雹书。似备后人资谈异，未闻县境纪灾无。今春三月二十夜，西北忽惊雷电驱。并挟狂风刮地起，不雨金粟雨冰珠。此珠不是沧龙月蚌蛤珍宝，亦非贤人硕士怀瑾瑜。如卵如砖如尺条，尖圆锐利遭者枯。房屋洞穿墙壁塌，树折皮裂人畜呼。况兼急雨水长注，衣物盖藏霉湿俱。为问将熟豆麦新秧种，茎穗麻烂苗泥污。四壁徒立住不得，三春无收腹其虚。又际农村耕获缓，种籽尽没尤可虞。潦倒男妇老少人，譬犹困鱼涸辙鱼。阴寒气凝含毒素，饥饿难堪病魔敷。死亡流离宁不极，欲倩郑侠绘此图。

二、吁嗟乎！日寇侵略半华疆，飞机空袭炸弹粗。晴空霹雳日日闻，同是国民悲杀屠。人祸如斯何惨酷，土焦尸烬遍名都。国家生死重关头，全民抗战赴吾徒。莫哀冰雹大拳石，机弹吨量难算除。我川后防基复兴，民众千万胜倭奴。师旅饥馑要知方，生聚教训治强关。人人奋志能报国，戒备杀敌顽执戈。

以上两段，前者叙天灾，后者述人祸，结合自然，十分感慨。全文为前四川省政府赈务委员会和屯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四川名流邵明叔、黄镕青等老先生所见，认为此种写法具有史料价值，尤其以歌行体裁出之，更属难得（附诗歌照片四张）。

一九三七年，先生奉派前往川东北地区查禁民间种植鸦片烟，以禁烟专员名义，会同行政专员及县长深入山区查禁，有则铲除，无则嘉勉。盖先生对于鸦片烟素所深恶，并在禁种之同时，特又撰写铅发布告，敦劝吸食者早日醒悟戒除，以免身家俱败，悔之晚矣！查禁工作开展后，先生雷厉风行，认真办理，效果显著，为上级和群众所称许。

抗日战争的翌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修筑成渝铁路，以利军用物资运输。令四川省政府先办征收该线用地事宜，先生奉委办理此项工作，任征收成渝铁路用地办事处主任，先驻永川，后驻金堂赵镇。先生缅怀辛亥革命，川人为川汉铁路护路运动，遭到清政府残酷屠杀之惨痛历史，而今日四川却真有建修铁路之希望出现，心中十分兴奋。因此在承办征收用地工作时，格外努力，进展极快，征收用地事成，先生以廉洁勤敏，公正著称。

一九三九年，先生奉派任彭县濛阳镇区长，正当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濛阳首重民教工作，宣传爱国主义，并重视文物古迹，树碑保护，留下不少文字记载，在区署大门前，书刻“古濛阳县”四字石碑一座，区署后不远，有塔半节，据考证系六朝时物，乡人呼为半节塔，先生认为不佳，结合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人人应有慷慨激昂之情操，方不

愧是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因而更其名为“大予塔”并赋诗刻石于塔前。后奉调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第一科科长，离蒙阳镇时，群众花红火炮鼓乐欢送，依依惜别，颇留去后之思。

一九四零年，先生倦游回梓，任梓潼民教馆长及县中学国文教员，自始至终，忠贞于地方事业，在民教馆任职期间，清理旧有书籍，补订残缺，编制目录，并购置万有文库一部，充实图书内容，满足读者需要。在开展民教工作时，重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启迪群众胸襟开朗，对于地方文物名胜，更是倍加爱护，如培修李白游祠，文风楼，大庙新建时雨亭，重刻西岩寺佛像等等，且俱留有文字可资考证。

解放后先生深蒙党和政府了解，屡承照顾，历任一九五九年以前梓潼各届人民代表，并经四川省人民政府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在职期间，虽年逾八十，对于学习工作俱极认真，所写文史资料和所藏《奔相如》川剧秘本，经修改后，均送交组织审阅，态度严肃，责任心强，对人对事，从不稍涉怠慢苟且。不幸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八十五岁，承张付省长秀熟老先生关注，嘱其子季武将灵柩护送回梓，又蒙梓潼统战部照顾，顺利葬于南外铜鼓山。

追溯先生，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凡有求者，无不竭力相助，忠厚诚恳，有长者风；故乡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以陈老师呼之，盖重其品德高尚，桃李遍川北，且喜扶掖后进，能成人之美也。

先生在西河有水磨一座，解放后土改时被没收，四十二天后，土改工作组复查发还半股权利以济生活，先生有感于此，特赋诗申谢，诗录后：

“饥乐栖迟赋泌衡，暮途寄托更非轻。盖知生产须劳力，也学做工尽此情。措大惟穷穷不死，磨人是墨（借用麦）墨谋生。幸留半磨聊营业，衣食全家荷宠惊”。从诗中可以见到先生倾心共产事业，意切情真，迥非顽固不化者流。

一九五三年，四川文史馆成立，先生亦有诗纪感，诗录后：

“文史馆开学更新，名流仙释属同人（包括文武名流、政法、经济、道释、女尼、艺术、学者均系老成硕望）。中华制度除封建，世界大同尽国民。复古宜今集现实，以矛攻盾究原因。良朋三百常相聚，绿鬓朱颜互爱亲”。

先生好学不倦，对于文学，善写散文、诗歌、对联。对于书法、国画、医学、佛学、易经、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并精于书法，初宗欧阳率更，兼习米襄阳、董香光晚年用笔苍老遒劲，出入秦汉篆隶碑帖之间，结构严谨，既有气魄，而又韶秀多姿。家中藏有三希堂法帖一部数十本，包罗历代名家书法在内。先生对每家每本皆有批语或注释。如赵孟頫所写之急就章，颇难认识，先生用朱笔却一一译出，字迹工整，行气端直，可见其涉猎之广泛，功底之深厚，绝非等闲辈可比。

先生能画，喜绘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具有浓厚之书卷气，尤其趣味，意境高远，情趣盎然，仅存者，唯片总心二纸，余皆散失，实在可惜。对中医亦颇有研究，如柯韵伯之伤寒论，李东垣医书十种，陈修园，刘河间，徐灵胎、傅青主、朱丹溪，龙在泾等专集，皆反覆熟读，尤其对于图书集成医部六十册浏览后，均加以圈点，并将心得以蝇头小楷书于原文之侧或作顶批，阐发奥义，使人读之茅塞顿开，获益不小。

先生对于佛学，亦有研究，解放前任县中佛学社长。佛学是哲学之一种，先生从不

勤恳教学的任靖华老师

张明荣　刘长荣

遍观我县不少老教师、老干部，不少是任靖华老师的门生。闲谈中偶一提到任老师，大家都带有敬仰的心情回忆：任老师爱生如子，恨铁不成钢；与恶势力的斗争，誓死不屈。

任靖华原名任登弟，１９０１年出生在宏仁乡太皇铺，世代务农。八岁入私塾，勤恳读书，白日在学堂，晚上在油灯下，朗朗书声，无时或失。十五、六岁就能畅诵唐诗宋词。再逾两年，授教《资治通鉴》，天资敏捷，勤诵苦练，诗文书画，多而发展，加以父亲严科，不敢闲荡怠慢，入冠之年，赞誉乡里。

１９１３年任靖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因家徒四壁，无力进校，后赖族人同情以宗祠“清明会”款资助，年年名列前茅，考入百里外之省立江油二中。省二中乃川西北重点中学，师资及设备颇优，如川东的李卓吾，梓潼的陈新斋，龙安府的张秀熟均握鞭执教。思想道德，要求亦严，学风朴实，校规亦纯，给任靖华治学良好机会。

１９１８年家乡干旱严重，任靖华家难以度日，迫予辍学返家另谋求生之路。同年秋，乡人聘他在太皇铺小学教书。任靖华虽仅十八，教书仍勤恳不懈，他对长辈说：“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若怠慢，对不起家乡父老”。又常说：“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因此，即使假日，任靖华亦串学生家庭，辅导读书。学生家长也支持任老师“黄荆条子出好人”的教学方法。任靖华亦主张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对年龄稍长的学生，他首先讲《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读书方法。太皇铺小学兴旺起来，由二十多学生升到五十多名，任老师之名，吹进了梓潼城区。１９２１

偏向迷信说法，而以内典哲理灌输信士，自迪天人之理，生活之道，劝人为乐，坚持正义，相互扶助，既要勤修自救，也要拯救他人，在修罗汉道基础上，尚须更进一层，而证菩萨道、佛道、普渡众生，同登彼岸，才是宏愿，才是功德。不然只图一己之私，作个自了汉，则枉却佛门精义。至于阴阳、地理、天文、易经等学术，先生亦曾深入探讨，尝未阴阳易理未经研究，不可轻意便作迷信观，只有通过研究了解才能评议。可惜先生对于此类学术的许多心得写作，现已散失无存。

从上述中，具见先生一生勤劳辛苦、好学、思想进步，为教育奋斗，为地方事业作出许多贡献，事迹昭然，般般可考，史贵真实，在整理中以实事求是态度追述如上，不敢稍有夸张或粟词虚构，妄图邀名也，其大概情况只如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有知先生犹有轶事可资记载者，乞爱补充，下期补正。

年任靖华受聘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教席。那时高等小学堂的国文课是教《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等。任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学生易记、易解。二十多岁，任老师名满全城了。

一九二六年，独霸重华镇（现划属江油）的大恶霸黄清源，要聘几位教师办好重华小学，装璜自己家乡的门面。听说任老师年青有才，重金聘去。开初，黄清源对任老师还礼贤下士，任靖华也还能平安度日。天长日久，黄清源的劣迹——敲诈勒索、贩烟摆赌、杀人放火、纵匪劫掠——行藏。任靖华越见越烦，失悔自己坠入虎穴，不免在教师之间露于声色。黄清源反骂任靖华"恩将仇报，不识抬举"，要"医治"任靖华。一九二九年解聘任靖华，并通令全县不能再聘，当时黄清源已升任梓潼县公安局长了。

祸不单行，黄清源爪牙继续抓任靖华"点点"，"医治"任靖华。其时黄借公安局长、哥老大爷之声势，派款派伕，吞噬公款，所谓清匪防御费，就一次独吞一千零八十个银元；所谓修缮费又重报一千三百银元；枪枝费、马料费、冬防捐都浮报私吞。城乡百姓敢怒不敢言，城内有部份不满黄清源恶迹的士绅，暗约任靖华写状上告，任靖华也气愤对士绅说："我舍得一条命，告垮一方恶霸"。由任靖华拟文上告，不知怎么被黄清源探知，黄派人送银元两百给任，并威胁说："规规矩矩，吃饭拿钱；乱说乱动，沙罐（指脑袋）要肥"。任靖华毅然拒绝，暗中急送走状纸。黄清源恼羞成怒，诬称"任靖华暗通赤匪探子"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将任靖华老师逮捕入狱。任靖华的好友谢润田、张一峰（县参议长，参议员）多方设法保释，终于出狱。任靖华感谢谢润田即席赋词：

去去先生去去，莫问落花飞絮。
况吾人也有涯，身外何容思虑。
别来十有三年，先生华发渐颠。
人世莫言功业，十州安有神仙。

任靖华"服刑"期间，四川省保安处接受任靖华及梓潼士绅状纸后，派人查实，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军法三号文，判处黄清源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后因黄清源以一千多两鸦片烟和数千银元，通过各方渠道，暗地送给川康绥靖公署贺国光、孙震的副官，改判徒刑一年，改判文下达，刚满刑期就释放了。

任靖华仍回宏仁乡教书。在假期中，闲游附近七曲大庙，触景生情，留下不少怀古诗章：

题《晋柏穿云》

锅干铁枝倚碧天，风风雨雨复年年。
借问六朝兴废事，犹存枯株古道边。

题《古瓦口关》

悬崖险径白苍苍，旧时三分古战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莫道前朝人去远，仍然天堑在山岗。

题《李业祠墓》

浮世从来不尚贤，冰清玉洁亦徒然。

欲寻当年李业墓，荒草茫茫锁墓烟。

任靖华老师走到大庙“应梦床”，相传是唐明皇幸蜀，曾宿此床梦见文昌帝君托梦，报道安史之乱已平，醒来果然飞马报知。床门对联下付阙失，任靖华乘兴补之：

仙去多时，大梦至今犹未醒；

神游何处，青山不老可重来。

（此联而今漆剧一新，游人至此咏昧良深。）

抗日战争期中，任靖华老师教学内容，增添了中国近代史中有关帝国主义侵华部分。虽然声音是“左喉咙”，仍然率领学生唱《打倒列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抗战歌曲。对地方官吏，不极积宣传抗战，而借口增派苛税，充作私囊等行为，时常在公私场合揭露。1942年秋被宏仁乡长杨辉抓去，除漫骂任外，欲重责二十大板。任被乡丁按在板凳上，要亲自动手。

任说：“有下情回禀”，

杨说：“快讲”。

任说：“杨乡长，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学生打老师，乡长的名声不好，将来老百姓怎能服从老师和官长呢？现在我又教你的儿子，你打了我，你的儿子怎么听老师教课呢？”

任靖华几句话，躲过了皮肉之苦。

任靖华在旧社会教书二十余年，他教学生要三得——背得、讲得、用得。他说我也才心安理得。平时蜗床瓦灶，草履布衣，生活很艰苦。

解放后，任靖华更加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执教小学，梓潼中学，从不缺课，假期亦为学生补习。至今梓潼县教师、国家干部中不少是任靖华老师教过的学生。任老师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被选为乡、县两级人民代表。有关部门出版他的诗词集《战地风云集》，其中还节录了他解放后的几首诗，如：

新年处处有新歌，粮棉烟麻处处多。

往迹伤痕何苦忆，巨人双手创山河。

有人至今读了《战地风云集》深有感慨：

展读诗歌集，幽思莫可名。旷怀悬北斗，声律响潼城。

夙具凌云志，长怀抗日情。鸿猷惟教泽，驽望夺先声。

诗列英雄谱，体裁结构新。高斋工点染，月破花弄影。

赋秉三都重，词华四座惊。当今文治世，谁与并肩鸣。

八十二岁恩科翰林

一碗臭肉呜呼哀哉!

周 成 文

满清道光年间，梓潼县石牛乡先家湾，有个先甲三，祖传耕读之家。他父亲叫先荣昌，取名是光荣昌盛，光宗耀祖之意，但时运不齐，先荣昌连个起码秀才都没有捞到手。他想升不了官，总要发财，这辈不行有下辈，自己不行望儿子。照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家人勤耕苦织，盘了三个儿子，长子取名中清，虽然启蒙颇早，也还手不释卷，但读了《先进》，忘了《学而》，荣昌无可奈何，还是教他学医看病；次子先中洪，比老大还要笨一点儿，念了一年《三字经》，只记得"马牛羊、鸡犬豕"，也只好学陶渊明"幽然见南山"了。荣昌还是没有灰心，心想"黄天不昧苦心人"，领三儿进私塾时，父子恭恭敬敬向老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并送了个"双福大礼"给老师，望他"黄荆条子出圣人"，把三儿管紧点，老师也很感动，给他三儿取名甲三，意思是"老三定能中举殿翰，在三甲之内，甲班魁首"之意。在严师、严父监督下，晨诵晚写，废寝忘食，三餐饭由妈妈送到书案前。甲三聪颖，整天整夜苦守寒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圣贤书。但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年龄稍长，默首孔教礼法："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进而发展到席不正不坐，路不正不走了。人们说他有点"迂酸"，穿起马挂子，戴起瓜耳皮，很像年青古董。整天和一些老夫子谈甚么起讲、领题、提比、出题等八股文结构。摇头摆尾，如像一尊"不倒翁"。有志者事竟成，院士和乡试，还算是榜上有了名。他以为自己"才高北斗"，有点趾高气扬了，常对乡人炫耀自己，"不当翰林不出头"，"做官要两榜出身"。在先家湾，深夜还常常听到"也乎哉"，"而已矣"，的读书声，父亲死了，满脸绉纹的母亲，如常年一样，每天给"飞黄腾达"的三公子倒水倒茶，洗衣煮饭，出者多，进者少，家庭光景，一天不如一天，不得不向已分家的大哥二哥，乞讨周济。甲三也渐渐露出下半世的凄凉景象来。从四十岁起，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名落孙山。但甲三的夫人丝毫不气馁，他常对窗友说："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到七十九岁时，先先后后参加了十二次会试，不知怎么的"落花无意随流水，春闱不上甲三头"。每次总是布衣匹马，悄悄而归。从那次后，总不离开家门一步，母亲虽死，妻子谢氏贤淑，捧茶端汤，习以为常，但风言风语，接踵而至，有的说"太公八十遇文王，先甲三八十殿翰林"，"先翰林不管人间管阴间"，"先举人八十寒窗天下闻"。先举人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3年)已八十二岁了，卖掉十三亩良田，

“国立六中一分校”地下党组织在梓潼地区的进步活动

《注》此文是根据中共梓潼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梓潼“国立六中一分校”地下党史略（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２年）》的第二次修改稿的原文摘录。省略了其第二部份《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第四部分《党组织遭受破坏》和第五部分《结束语》。希原谅。

编辑部　　８５年６月

一、梓潼“国立六中一分校”的由来及学校概况。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肆意妥协退让，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和“倭言抗日者，杀勿赦”的不抵抗政策；先后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土地，相继沦陷。

一九三七年冬，当日寇侵占济南，山东告急之际，山东省中等学校的部分师生，背

（接１１页）破釜沉舟到京城。主考蔡公，点名入场，眼见考场“满眼少壮一白头”，异常惊奇，询问经历，自报“老骥伏枥”，有千里之志。主考遂奏圣上，道光点头微笑，下了一道圣旨，“我要殿试”。蔡主考察其试卷，虽是文章平平，其志可嘉。道光亲自考其“对策”，先举人只知四书五经，哪管经国济民，所答非所问，念寒窗之苦，恩赐翰林，赠绣“熙朝人瑞”圣匾，赐以金监单三百六十张，封为本朝长寿星，并命道府州县，沿途迎送，先翰林受到如此恩赐，衣锦还乡，沿途名酒佳肴，先翰林吃得醉醺醺、昏沉沉，到长安县时，已不知酒肉何味了，长安知县等待了一天多了，酷暑炎炎，鸡鱼猪肉已有点“那样”了，先翰林酬应不倦，吃喝不嫌，谁知一病不起，上吐下泻，一命呜呼，后人有诗叹曰：

荣归尚未光乡里，

一碗臭肉送翰林。

井离乡，流亡到河南许昌一带集中，成立了山东省联合中学。不久，河南也危在旦夕，师生们又随学校迁到湖北郧阳，由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在郧阳设立湖北中学，收容山东省流亡来此的中学师生。另在均县设立国立湖北中学均县分校，收容山东省流亡的师范学校师生。武汉陷落后，均县分校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湖北均县启程，步行三个月，行程一千五百公里，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初，来到四川梓潼，改为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师生约两千人。一九四二年春，又改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开始招收本地学生。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奉命停办结束。该校先后在梓潼历时十年。

国立六中一分校的大部份师生，饱尝了流离异乡的种种痛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极为痛恨。党及时派了钱俊瑞、胡绳等同志，领导五战区文化工作，在襄樊、老河口、均、郧一带开展活动，一些进步作家、还给学生们作报告。师生们逐渐认清了抗日形势和奋斗目标，积极投入学校地下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队"）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组织了约１５０人左右的全校性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由林英纯同学负责，下设话剧组、歌咏组、舞蹈组、漫画组、壁报组、口头宣传组等，深入集镇和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及至学校迁定梓潼后，抗日救亡活动，仍是生气勃勃，情绪激昂，开创了梓潼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新局面。由于该校受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直接掌握，学校当局秉承教育部旨意，推行反动法西斯教育。校长、教导主任、训育主任多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还发展特务师生。他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的"１１信箱"联系和汇报情况，还专在学生中组成"锄奸小组"，监视进步师生。学校又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分部和三青团大队部，阻挠抗日宣传活动，压制学校民主。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一分校在地下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反对新上任的"复兴社"特务分子杨书田充作校长，迫使杨书田灰溜溜地逃回绵阳校本部。接着，校本部派另一反动派家伙胡干青作校长，又被大家轰走。后来，派来张安堤作校长，宋竣斋任简师部训育主任。张比较开明，宋的思想进步，学校教学活动才安定下来。一九三九年八月调走了张安堤，蔡复元接任，蔡一直任职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学校结束。

二、坚持斗争，积极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师生背井离乡，思念父母妻儿，都怀着"打回老家去"的迫切愿望。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组织大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学校当局和反动党团，却一贯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视"民先队"为寇仇。千方百计刁难、阻挠、压制"民先队"的各种活动。压力愈大，"民先队"的反抗愈烈。校中形成了抗日与反共、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思潮、两派政治势力的针锋相对斗争；地下党组织研究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反动派提倡"平时教育，专心读书"。地下党则提出"抗战教育，读书不忘国难"；反动派提倡"学生要安分守纪，一心读书深造，为党国效力"。地下党则提倡"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时时关心民族的垂危和国家的存亡，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反动派以升官发财为诱饵，动员师生去重庆青木关受特务训练，地下党则及时揭露其阴谋诡计，指出只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才有光明前途；反动派无故寻衅在师生中制造摩

擦和斗殴事件，地下党则提出“反对摩擦、反对倒退，争取进步”为号召，及时制止摩擦事件的发生。国立六中一分校地下党组织，就这样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团结了广大师生，进一步使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

（1）、团结进步青年的“读书会”。

“读书会”是党团结进步青年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其活动方式：传阅进步书刊，提高大家思想认识，增进感情，增强团结；同时培养和物色“民先队”的发展对象。

“读书会”传阅的主要书刊有：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游击战》、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沈志远著作《经济学大纲》、张仲实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及文学著作《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母亲》、《童年》、《我的大学》、《三人》、《二十六个与一个》、《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鲁迅作品。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等中外名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当时订阅《新华日报》的人较多（三级一班刘芳盛同学负责集中订送）全校师生订《新华日报》达五十多分。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国立六中一分校在党领导下，普遍开展了“读书会”活动，其成员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更多是进步师生。全校有十多个“读书会”，影响较大的有“挺进”、“生活”两个“读书会”。青年诗人贺敬之，当时参加“挺进读书会”、（贺敬之其时已用艾漠笔名在《大公报》文艺付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地下党员林英纯、刘芳盛、张世熹、母文进、李景春等人当时参加了“生活读书会”。

学校的三青团员、特务也想借发展读书会的名义进行捣乱，暗中监视进步读书会的活动。搜查、拦截《新华日报》。学校训育主任兼三青团干事长宋东甫，公开宣布不准订《新华日报》，还扬言开除订报人，又派人偷窃师生的进步书刊。地下党员马仲扬借读李绍庭老师的藏克家《罪恶的黑水》诗集，就被三青团分子偷走。地下党组织针对反动派的干扰，采取了对策，把《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捆在《中央日报》里，由专人取回，利用星期天到郊外散发阅读，读后藏在郊外神龛、古坟、石缝里，躲过了搜查，他们称之曰“野外图书馆”。

（2）、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民先”队。“民先”队，全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领导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中，许多民先队员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战斗，或参加抗日敌后根据地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于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强迫解散。此后，“民先”队便转入秘密活动。一分校的“民先”队组织，早在一九三八年学校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但还没有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由党支部负责领导和开展活动。“民先”队的基层组织是小组，上有队，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小组或队长，大都由党员同志担任。“民先”队员中的优秀分子，党组织指定专人培养，条件成熟后，即发展为党员。绝大多数党员，都是从“民先”队员中培养吸收的。当时的“民先”队员的活动，主要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学校中的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中，强调启发，教育同学们的政治觉悟，结合开展壁报、漫画、歌曲、演剧等既启发群众、又教育了自己。因而学校反动当局（包括反动党团和特务）总是千方百计与“民先”队员制造摩擦和斗殴。如1939年下期，三青团骨干、军统特务分子刘魁升因管伙食有问题、被四级二班同学质问，理屈辞穷，闭门不出，乘大家不备，持刀逃走，被“

民先”队员崔培祥拦住，就用刀戳伤了崔的手掌，血流满身，刘夺路跑到县党部躲藏来。群情激愤，要求惩办凶手。三青团头头王韵舜、宋东甫、李冠五等人出面回答：“学校决定，只记过一次，不容变更”。双方僵持，校长蔡复元才说：“人家是县党部的人，我实在也没有办法”。地下党员马仲扬激于义愤，当晚贴出小字报《打狗》，大骂特务刘魁升一通。“民先”队员张文俊就此一篇文章寄到重庆《新华日报》（笔名——陆海空）发表。国立六中一分校的“民先”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和有正义感的同学在自己的周围。

（3）唤醒民众的歌咏团

由党领导、由“民先”队员出面，组织了“塞雁歌咏团”与学校的顽固派、反动派针锋相对。歌咏团经常在校内外开展歌咏活动，带动了一些进步同学也组织起歌咏团，他们经常在校内外表演、合唱进步歌曲（甚至走上街头）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枪口对外》、《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这些歌很快在梓潼城乡，甚至边远的农村流行起来。随处都可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加之日寇飞机骚扰，更是群情激昂。因而城乡各界民众对日寇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端愤恨，抗日救亡的歌声激起了人们怨恨情绪的催化剂，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浩大声势。

④宣传抗日的话剧团

师范部二级一班的进步同学，排演了抗日剧目《东北烽火》，效果很好。大家以这次演职员为基础，成立了“醒华剧团”（又名“醒狮剧团”）由杨景湘（又名杨洛夫，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去延安，1947年被阎锡山杀害），程云平（1940年与贺敬之一道去延安），吕庆长（又名吕希凡，现任武汉市文化局付局长）负责。“醒华剧团”经常在梓潼城内公开演出。因为党的领导和安排还巡回到罗江、绵阳一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东北烽火》等剧目，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绪。

“醒华剧团”受到群众的欢迎，学校当局却在经费上、演出场地上、排演时间上、处处刁难，反动党团头子赵云鹤，赵韵舜等却抬出“抗生剧团”予以对抗。他们演出汉奸剧目《野玫瑰》宣传曲线救国，尽管如此，老百性看出谁是爱国？谁是卖国？《抗生剧团》演出的节目，观众冷冷清清，终于被群众所唾弃。

⑤大造抗日救亡舆论的壁报社

学校办壁报的风气一直很浓。迁来梓潼后由于党加强了领导，壁报社如雨后春笋。1939年至1940年间全校有壁报社四十多个。既贴满了校内，全城的大街小巷，茶馆、戏院门前都有壁报，一致的内容是宣传抗日救国，图文并茂，有诗歌、小说、短评、独幕剧、新闻消息等，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大都参加这项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有《处女地》、《火炉》、《号角》、《五丁》、《民主》、《前哨》、《曦光》、《浪花》、《警钟》等。1939年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时，青年诗人牧丁、贺敬之等办了专栏，地下党员吕兆修写了纪念高尔基的长诗在专栏上发表；进步青年在专栏上画了高尔基的肖像。当《新华日报》报导了山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消息时，不少壁报全文抄贴，唤起了同学们的抗日救亡的信心。

学校反动当局，简直是无孔不入，出于对进步壁报的仇恨和忌嫉，也抬出《抗生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